

蜀山湖集

第一辑

传记文学

李宁 著



SHU SHAN HU JI

高山流水

第一輯

傳記文學

第二卷



2000 2001 2002 2003

蜀山湖集

第一辑

传记文学

李宁 著

二〇〇一年十一月

蜀山湖集

第一辑(传记文学)

李宁 著

安徽省肥西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5 字数:230.000

皖内部图书:2001—181号

价值:16.00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作者简介

李宁（1919—— ）教授原名云清，又名白圭，安徽合肥人。194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。著有《蜀山湖诗集》、《蜀山湖词集》、《旅游诗集》、《传记文学》，译有《英国诗选译》等。在高等学校主讲先秦文学多年，译有《中国古典文学选译》、《论文集》等。先生博学多闻，融贯中西。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之优良传统，兼收西方文化之所长。从其诗中，可以窥测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之变化，感受时代之脉搏。据事直书，爱憎分明。既遵守诗词格律，又通俗易懂，适宜于学龄前儿童之诵读。先生穷究毕业之精力，探讨新旧诗之争论，而以创作为依归。踏遍祖国名山大川，漫游五湖四海。诗中内容深广，耐人深思，发人深省。深为海内外同辈学人所推许。

天籟学社

2001. 11. 6

沁园春

1968年冬夜风雪

冬至江淮，滚滚寒流，大雪飘飘。正朔风呼号。南征北雁，
嘒嘒嗥叫，奋战长空，洒落波涛。枯草饱腹，宇宙为家不须巢。群
飞起，又排成一字，更上重宵。 夜阑读罢群书，想往古诗人
历代骄。念班马屈杜，幽思抑郁，沙翁宿命，乔治孤高。中外文
坛，百年寻遍，碧海茫茫雾未消。新天地，待后人开创，日月昭
昭。

李 宁

来到人间八十年

(上)

家庭环境与我的童年

第一章

《跑 反》

夜深了，一家人都在急急忙忙的收拾行装，几乎一夜没有入睡。大约下半夜二时光景，一家人除了祖父一人留守家园，男女老幼于月光下，开了大门，悄悄地离开了村庄。

我父亲挑着箩筐。我的母亲跟在一个背着我的刚出世不久的小妹妹的哑吧后面走。手里提着东西。我夹在家人当中跟着走。沿途村庄的狗都在吠叫。一个绰号叫“老榔头”的，见着我们这家人讪笑道：“奉兵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就这样胆小啦！”谁也没有回答他一句，只是急急忙忙向前走去。

我的伯父个子很高，背着几斗米，拉着一匹淡黄色的小马。马背上自然驮着许多粮食之类。走到四里河的河岸上，只见月光下的河水涨到浮桥下面，浮桥几乎浮在水面上。河水有一两丈深。浮桥只是三根园木拼在一起的。只可单人行走，马是走不过去的。但由于逃难心急，只好前面拉着，后面赶着，强迫马儿过桥。又加在月色下，马儿低着头，似乎也看不清楚，一失足，只听哗啦一声，马儿落到河里去了。但马却有点通人性，它在水里只露着头，一个劲儿向着南岸游去。当马落水时，伯父身体一晃，险些被马缰绳一同带下水，家人都吓了一跳。

天刚要亮时，到了目的地——祁湾。那是我的族祖父家。不到两天。合肥城北门、西门早已枪声不断。吓得我们都不敢在屋内，跑到河湾低凹处躲避枪弹。傍晚就去了，等到深夜不敢回到屋内，晚上也没有晚饭吃，父亲送来一些烧得发黄、一股烟焦味的饭，吃了两口，也都吃不下。口渴时煮了一些荸荠哄哄孩子。大人有时渴的难熬，也只好吃两个解解渴。

一天上午十时左右，天气晴朗，忽然人们惊慌失措，仰头看见祁湾上空有一个从来没有看见的怪东西，像老鹰，但比老鹰不知大多少倍，双层翅膀，发出嗡嗡的声响，由西向东飞去。这就是中国沉睡的农村，从开天辟地以来，第一次看见了飞机。于是人们惊愕地互相议论着，这说：“我看见了。”那说：“我也看见了。”没有看见的人，总是不相信，但是第二次、第三次又来了，再也没有人不相信了。于是人们又开始议论：“洋鬼子，真能呀！中国要完啦！洋鬼子轮船大炮厉害呀！”人能架驶飞机在天空中飞，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的。

奉兵探马来了，说到了什么什么地方。于是又急急忙忙收拾行李，挑着箩担，扶老携幼。一长串的沿着水田埂，趁着天未亮缓慢地向南走去。这时祁湾族祖家三代人也加入了。似乎快到天黑时，到了大蜀山附近的一个村庄。这村庄叫“荷叶地”，在那里住了一宿，风声又吃紧了。又从那里向南继续逃难。一直逃到“牛角大圩”。当然伯父、我父亲和祁湾家族长辈都已事先联系好，得到这里人家的同意。

这家人姓李，是圩田农庄的富裕人家，这家人也是农民，也下田种庄稼。这家兄弟数人是一个大家庭，三儿子是个教书先生。与伯父、父亲等人相处很好，我们逃难去的几家人，都在堂屋地上铺着稻草，夜晚，被连被的连成一片。有时小孩吵闹，大人斥骂，嘈杂的很。先前我们乍到那里，有些陌生，时间长了也就熟悉了。我们小孩子经常到圩埂上，草岗上捡贝壳玩。大人男的经

常到集镇上——“丙子集”探听消息。日子久了，带的粮食吃完了，要到集镇上买米挑回来，借着人家的大锅煮饭。记得那时每日改吃两餐，先前人家天天送菜给我们吃，菜是咸腊菜，菜茎是黄的，叶是黑的，水渍渍的，酸的使人闻到就想滴口水。时间长了，再也不好要人家的了。伯母和母亲有时就到附近的水塘里捞一种水草，俗名叫“害阳”，绿叶飘在水上，根生在水底泥中，茎在水中，夏日开黄花。这种水草，茎是可食的。采摘来以后，切成寸断，用盐腌一下，就可放油炒好当菜吃。当然时期愈长日子愈苦了。因为带的粮吃完了，带的钱也一天少一天了。天天有人向北方探消息，有时听说奉兵探马到了上派河，似乎再也无处可逃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传来可靠的消息，说奉兵退却了，师长马祥斌队伍出城追击。伯父和父亲不知谁先回家看了一趟，并且见到祖父。祖父一直在村庄附近田坎下躲避，他舍不得他千辛万苦地经营起来的家。虽然枪弹有时落在他的周围，他也不在乎。他们回来后说奉兵确实退了。祖父要大家即时回家。这时候大家都高兴极了。

回来时，沿途可以看到麦子都已枯黄，秧苗都已长成。有的人家已经开始插秧。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。布谷鸟在空中不时叫着“麦黄好过、麦黄好过。”回来的路似乎是大西门外的一条小路，而不是水田埂。不时嗅到一股奇臭，麦田到处可见新坟，奇味就从那里发出的。遍地都是枪弹壳，杂乱的什物，什么都有。尤其是猪皮，黑压压的一堆堆，苍蝇嗡嗡的臭不可闻。大约傍晚的时候，一家人筋疲力竭地走到家。一到家，我们吃了点东西就睡了。

天明起来，祖父正在用筛子筛米。一缸米里，拌和许多土枪用的铁砂子，那本是用来防盗的。祖父很有预见，当我们走后，他将许多铁砂子拌和到米里去。使奉兵见了不能吃。果然这缸米一粒也未动，他用筛子筛一下，铁砂子留在筛面上，米从筛眼漏下

来了，全是洁白的好米。所以一家人到家就有饭吃。我们的村庄由于逃得早，没有少一个人。先前讥笑的“老榔头”被鬼子（十月革命时，逃亡中国东北的白俄，为奉系的雇佣兵，奸虏焚杀，无恶不作）一来就捉去，要他带路，带到阮大郢就被鬼子砍了。伯祖父也被捉去了，但他没有被杀，伯祖父后来谈起这件事，多少年他都发抖，胆几乎吓破了。

我还记得，原先三间盛粮食的仓库，全是马粪，约有五寸深，被马践的厚硬硬的。祖父带头把那马粪一锹锹的撮，一担担的挑，几天才清理完。原先的猪圈，喂养的几十头猪，回来一头也没有了。到处是臭猪皮，原先的猪栅栏也没有了，被打作柴火烧掉了。猪圈地上是石块铺的，那些人很怪，那么多房屋不住，偏偏选择猪圈地上做睡铺。那里还残留遗物。墙角到处都有刺刀乱戳的伤痕。临走时，父亲将一支“来福枪”藏在墙壁的裂缝里，用稻草泥巴泥上。回来只露一个大窟窿，来福枪却不见了。漕坊用具都被打碎当柴烧了，只有地下大锅还存在。那是他们烧饭要用的。堂前的阁扇门一共六扇，也被打碎烧掉三扇。村庄的周围到处都是被丢弃的什物，到处都发出一股奇臭味。麦田里到处都撒有子弹壳，手榴弹，还有的麦地里埋有死马。松树岗的进士坟有一匹死马没有埋，躺在松树棵里，臭得几个月，没有人敢进去，过了一年后，才看见松散零乱的白骨残存在草地上。

伯父原先在家设的私塾，这年也不办了。我原先已进他的书房读了几十天书。这年也不上学了。天天在家，在村庄附近玩耍，两三个，四、五个小孩一到一起，就喜欢用泥巴筑城墙，用泥巴做泥兵和枪炮，城里是守兵，城外是攻兵，做好后，大声叫喊：“攻呀！打呀！”有时各做各的，有时合伙做。玩够了，临走时一脚踏掉，下次再来，这样不知玩过多少次。或者一群小孩，分为两派，彼此各站一块地方，互相用土团掷去，击中对方，对方又打来，有时冲杀到一起，有时分散开。也设埋伏，或躲在墙角，出

其不意，突然袭击。一群小孩中，也分官衔，勇敢的，大的孩子往往自称“司令”，下面按年龄大小，打起仗来是否勇敢分封为师、旅、团、营长……，一级一级分封，而且要真的服从指挥。以后也真的买来铜号了。记得汉杰四叔就是我们的总司令，铜号就是他买的。这已是民国十六年的事了。

民国十七年正月十五过后，伯父的私塾又开学了，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，一一都被家长送进去了，玩也就不自由了。

《私 塾》

年也过了、节也过了，亲戚也串完了，赌博也该收场了。从正月十六日起正式开学。开学那天上午，周围附近村庄原有的学生和新送来的启蒙小孩均由家长陪送。而且每人都携带一些红纸包的糕点送给先生。学费多是五月节、八月节的时候缴，每人每年四、五块银元。有的家境确实困难，也就算了。

开学这天特别隆重，吃过早饭，香案上都已摆好了“线香”、蜡烛、大香，香烟缭绕。一进门就能闻着香味。家长带着孩子，陆续都到齐了。于是先由老先生吩咐拜孔子，那香案上设有孔子和颜、曾、思、孟的牌位。那些身穿长袍马褂、头戴瓜皮红顶帽的学生，在一拜三叩首拜完圣人后。再由各个家长分别吩咐向老先生行礼，跪着叩头，叩了几下，老先生却上前拉着衣袖连说：“请起！请起！”于是家长说了许多感谢话。等学生座位安排好后，家长才逐一辞退。主人当然客气一阵，表示留吃午饭，然很少留下吃午饭的。这天全是准备工作，一般不上课。第二天正月十七日才正式上课。

上课的深浅，读的书的难易，随学生入学年限、才智差异、进度快慢，分了许多组。三两人一组，以至一人一组，参差不齐的复式班。几乎各人读各人的书，随教随背，一个早上要背六小节。

早餐后至中午，下午二时至六时大体都要背六次，才算合格。聪明的可背十余次，鲁钝的六次都背不掉。老先生拍着板子指名催着背，有的结结巴巴没有读熟就要去试着背，往往背不掉，一次不行，二次，二次不行三次，什么时候背完什么时候为止。如果老是背不掉，就认为不用功，轻则斥责，重则打手板。被打的人流着泪水，且哭且读。时间读长了，读书声低小了，甚至小声讲话，这时先生就把板子一拍“大声念”，顿时读书声又高昂起来。过了一阵子又低下来，又拍板子，又高起来，如此起伏地直至下课回家。

课程的深浅，启蒙的有识字本、百家姓、三字经、千字文，而后就读论语、大学、中庸、孟子。最聪明的一年能把四书背完。一般只能背完大学、中庸。最差的论语都背不完。都是先把字认识背掉，但先生并不讲内容，也不做作文。

大多数学生家长都只想把顽皮的孩子送进书房，让先生管教、管教，守守规矩，认得一些字，知道上下，不要把门对子贴倒掉，被人家笑话。有的要求高一些，希望读几年书能上帐，能打算盘，能写信。最高的要求——那是少数，要学生将来能当个教书先生，或者到军队里、政府机关抄抄写写当个文书之类。因为那时科举制度早已废弃了，洋学堂又上不起。别无什么大指望。

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，程度的提高，先生开始讲解书了，一开头讲解论语：“子曰，学而时习之”之类。一直按顺序往下讲，不等四书讲完，好的学生也就能一般地或一知半解地看懂了。

这时早已开始读古文。如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之类。这是讲解后再读再背，而且读法不同。要读出阴阳顿挫、朗朗上口。要求声音洪亮，声闻数里。中饭后讲史书。如《纲鉴易知录》之类，傍晚要读“千家诗”、“唐诗三百首”、“古唐诗合解”之类。读法又不一样，按着平仄的不同读起来，声调要拉长。但也不是歌曲、无曲谱，只是各哼各的。有的

象哭，有的象唱。但远处人们也能听出学生是在读诗呀！

我从八岁开始进私塾，背起书来比一般学生要快，背诵不费劲，因此我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挨打过手心，但往往也因为书背完了无事可做，喜欢在同学中“戳捣”，有时被斥责，有时甚至被打。我那时在这群儿童中，我是聪明的。我也是最调皮的。强词夺理，为自己辩护，不大让人。

我在伯父私塾里读了八年书，直至最后二年才开始做作文，而且做得很少，更不会做诗。但古文、古诗、史书我都能阅读了。有时翻翻《辞源》，查查成语、生字之类，达到无师自通了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家庭人口众多。家务事，来往的客人，门庭若市。伯父教书，有时心不在焉。我已开始意识到将要出现的问题，我开始向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，父亲也已开始想到将来我要从事哪一行职业。他说：“可惜科举不搞了，不然考个秀才、举人也就不错了。看来现在只有再读几年书，以后教教书吧。”父亲向祖父提出要送我到彭岗彭明暄老先生那里去读，祖父也同意了。但彭老先生对我家到他那里去上学，要价较高，一般至少七、八元，至多十元。而对我至少要给二十五元学费。托人讲了几次还是不能少给，所以没有讲成。而且祖父认为自己家里有书房，又到人家那里去念书，好像对伯父的面子也不好看。这一年也就算了。但我对这种书房又做生意，又接待许多客人日渐不满，我经常和我父亲说，这样下去以后怎么办？父亲又向祖父说，祖父感到有些为难。最后和伯父商议，伯父对教书这一行也早厌倦，干脆不干了。索性请一位工夫深的，有些名气的老先生来家设馆。这样伯父既可抽出时间管理家务，我们也获得名师教，更可和缓家庭的矛盾。我的学习成绩、天资也早为亲族朋友所知。而且这时我已经很懂事。对人、对事、尊老、爱幼，发愤读书，获得许多人称赞。当时我提出来要进学堂，后来终于请了老先生来家设馆了。

这个老先生姓彭，叫彭华露，是科举出身，虽然没有考取功

名，那是因为废除了科举制度的原故。落得一辈子穷酸潦倒，教教书而已。这位老先生书讲得很好。他开始为我讲孝经、孟子、古文、古诗。他不但讲原文，而且讲注解，引经据典，尤其结合历史讲解经文，更是娓娓生动。对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抽象义理，如：仁义礼知信，忠孝节义……，都是从他那里学懂的。每逢三、八写作文，他给认真的改。也同时学写诗。我后来能够写诗、填词之最基本知识，辨四声、讲平仄。就是从他那里学到的。我对于宋明性理学有点基础，最初也是由于他讲解四书注释那里得来的。可惜我跟他读书时间太短，总共只有八个月。而且这年秋我生了一场大病。等我病好时，又跟他学习。由于这位老先生性格怪癖。开始和家里人，特别是和祖父、伯父等关系处得很紧张。终于他们分桌吃饭了，每天把饭菜送到书房去，由我和我的堂弟陪他吃。直到这年农历八、九月之后，我的堂叔海亭从外地混差事回来之后，家里索性把他辞退。这时我很不同意，向伯父提出，反遭伯父批评几句。而且已经闹成僵局，我也无法挽留了。

海亭叔书法、诗文都不亚于那位彭先生。对新知识比他知道更多。而且思想已从封建礼教半解脱开来，处于徘徊傍徨不定，追求人生出路的境地。又比那位从未出过门，从未走过万里路的老先生要开阔得多。但海亭叔讲书表达能力，远不及那位老先生。

这是1936年。这年跟海亭叔读到年终放学，我也就结束了我的十年寒窗了。

《劳 动》

我在童年时，上有祖父母、父母及伯叔父母。下有弟妹及堂姊妹兄弟，全家几十口人。家里除种大量土地外，还开漕坊、做生意，养猪、牛、驴、鸡、鸭等各种牲畜。在祖父以身作则带动下，正如老秀才彭华翰在李氏宗谱谱序里所说：“治家教子，整齐

严肃。无一事不兴，无一人不业。”每人各有各的事，连小孩也不例外。除读书外，都要做力所能及的活计。我虽然在家塾里读了将近十年古书，但却有不少时间参与家务劳动。

放猪是一年到头，几乎没有间断过。春、夏、秋三季都是黎明即起，衣服穿好，拿着棍子跟着大人一起去放猪。猪的数量很多，二、三十头是常事，多到五、六十头。大、中、小都有。早晨一起来，把猪栅栏门一打开，猪就争挤着一哄而出，有时把栅栏都挤坏了。猪群首先跑到村东边的粪堆上撒尿，拉屎。然后把猪群赶到“毕坟岗”，那是一片荒地，有许多古坟，猪往往把死人的棺材板用厚厚的嘴唇拱出来，真是怕人。一般放两个多小时，猪到时就自动往回跑，接着大人喂猪，我们孩子们吃过早饭就进书房。要是冬季那早上也就不放猪，改在午餐以后，一放又是两三个钟头，看着猪不要下到人家田地里吃庄稼。放猪这行业，几乎天天无间断，年年如此，过春节也不例外。孩子们贪玩不愿干。但迫于家长的命令，也只得服从了，猪要放不好，还要挨斥责。这件事浪费我童年读书的时间最多。

其次就是烧酒锅、“划水”。在我童年时期，大约只有六、七岁的时候，每天鸡鸣就起来帮四叔父酿酒。酿酒出酒的时候，要一人在下面烧锅，一人在上面划水。酿酒时，有个大木桶，桶内放酿酒料，上面盖以铁锅，叫做天锅，天锅里放满凉水，要用手划水，使水在锅内流动旋转。这时酒蒸气接触凉水的锅底，酒就从管道流出来了。天锅里的水热量到了烫手的时候就得告诉四叔“水热”了。四叔就上来换水，我就下去帮他烧锅。等水换好了，我们又对调位置继续划水，一直要划有三、四个小时，直到吃早饭的时候，一坛酒才满。等到一切清理完毕，才吃了早餐上学读书。这也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。我记得小孩子还要站着小板凳才能够上，用带柄的小木瓢在天锅里划水。硬“绑”着小孩干。好在这件事还有我的堂弟云华，他比我小一岁，我们俩人轮流着，也

还算减轻我一半。在家里无论什么事，我们都是分着干或者轮流干、或者同时干。再其次就是放牛，家里并没有雇小放牛。“大锹把”，“使牛的”是家里主要长工，很能干，除使牛外，他可以承受主人意旨，使唤其他长工，分配他们工作。连我们小孩也要听他的。他把田犁耙完了，牛就由我们来放。放牛是件快活的差事，骑在牛背上，在草岗上或田埂上，听着牛呼啦呼啦的吃草，仰看天空的白云翻飞，使我连想起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；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”有时还能听见鸽哨声，颇觉悠然自得。春、夏、秋都有这种工作要做。冬天虽然不要放牛，但每天都要服侍牛：如把牛尿，饮牛水，撮牛屎，包牛料。饮水还要给牛喝热水。这些都是我们的事，但也是和堂弟分着干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牛不要我们放了。大约雇了“小放牛”吧！但由于时势的不太平，土匪蜂起。夜晚土匪“绑票”、“拉耕牛”都是常事。有时土匪还打死人。这时我们家开始受到威胁。家里早已有枪枝了，我和堂弟也各有了一枝“来福枪”，一般上午无事。下午，特别是傍晚要提高警惕，两人背着枪在村庄周围的要道上站岗放哨。这更是一种重要任务，耽误了我们不少宝贵的光阴啊！

还有打酒，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次来家打酒，我们一面打酒一面记帐，酒打过还要把人家送到场外，因家里养了四、五条狗，很利害，稍不防就会把打酒的咬伤，那就麻烦了。

至于大农活，家里是不叫干的，尤其是挑担，怕把身体压伤，但秋收大忙季节，除了站岗外，有时也要帮帮忙，特别是暴雨欲来之际，更要帮忙“抢场”，怕大雨把稻子冲走，潮湿烂掉了。

我在私塾里读书时，以上活计我都要干，不干是不行的，只是到了最后两年，家里专请先生来家设馆，这才什么事都不叫我干了。只要求好好读书，但傍晚也还要站岗守卫，严格监视坏人土匪的袭击。

还有一件事，更是我们不愿干的，那就是磨猪喂食。老驴拉

着磨子转，人要用瓢子把酒渣、黄豆之类一瓢一瓢地往磨眼装，让磨子磨碎后，淌到下面的大锅里，一直要磨一大锅。这才把老驴卸下来，拉出去送到草岗上，用一根长绳子，一头拴在驴腿上，另一头拴在铁桩上钉入地下，让老驴在草地上转着吃草。驴既有草吃，又跑不了。这件事，比放猪、放牛、划水、烧漕锅都要急人。恨不得一下子磨完了事，但却非要一瓢一瓢的添，一转一转的磨不可。提到这件事我现在还感到头痛。好在我还是和堂弟分着干。每隔一天干一次。干这事真好象在地狱一样不自由，不管外面风筝放的多高，鸽哨飞得多响，赌场多么热闹，好的蝻蝻在砖头下鸣叫。门外耍猴子来，你都一步不能离开，一离开就要出事。我的宝贵的童年啊！多么宝贵的光阴，好多消磨在这上面啊！如今我又能怨谁呢！

《游 玩》

当然我除了读书、劳动外，童年时期总是爱玩的。春节期间，大人放大风筝，我们小孩放小风筝。有一次我的八角风筝线断后跑了，我便去找四叔，拉着他的衣襟哭着要他帮我找。可四叔是学生，伯父在跟前，他只得向我使眼色，示意我先走，他随后来，怕引起伯父的注意，这件事后来怎样，我就记不清了。

春节过后，天气逐渐暖和了，我们经常三、五一群，在一起玩泥巴，有时搞得一身都是泥，大人看见叫去痛斥一番，拍拍身上的泥、灰，又放走了。后来渐大了，每当立秋过后，我们就翻石头，挖墙根找蝻蝻玩。有时候砖头一掀，蝻蝻蹦得多高，一落地很神速地用手掌盖住、捉到，放到铁皮管里，放些嫩豆米喂它。放学后，三、五个孩子都把自己的蝻蝻带到房前屋后树荫下，或者在家长们不注意的地方开始斗蝻蝻。往往小的斗不过大的，斗了两三回合，就逃跑了。大的唧唧叫着、跟后面追着，小的一方